



15
1125
9



門 15
號 1125
卷 9

漢書第十四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儒林傳

六學

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念孫案景祐本六學作六藝是也此承上句六藝之文而言今本作六學者涉下文六學從此缺而誤

分析合二十九篇

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



數十引之曰合字與上下文意不相屬蓋今字之誤今謂伏生所傳之書也分析今之二十九篇以為數十也上文曰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是也

不在

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念孫案不在景祐本毛本竝作不至是也今作不在者後人以意改之耳霍去病傳云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鹽鐵論水旱篇云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眾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文義竝與此相似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陳禹謨本改至為在太平御覽人事部百

一十五引此竝作不至史記通鑑同漢紀作不致

博士

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念孫案景祐本無博士二字是也晉灼曰大江公即瑕邱江公也以異下博士江公故稱大則此文但作大江公而無博士二字明矣今本有者即涉注內博士江公而誤經典釋文序錄云韋賢受詩於江公及許生即本此傳而亦無博士二字

狗曲

江翁白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

古曰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戴先生曰當作何拘曲也語含刺譏不至妄置注非

下固

迺假固利兵下固刺彘念孫案上已言假固利兵則無庸更言固下固當依史記作下圈即承上使固入圈擊彘而言謂假以利兵使之下圈刺彘不當言下固也圈固字相似又涉上下文固字而誤

循吏傳

廩廩

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師古曰廩廩言有風

采也念孫案師古以序言君子之遺風故云廩廩有風采所謂望文生義者也今案廩廩者漸近之意即所謂庶幾也言此數人者廩廩乎幾於德讓君子矣史記孝文紀贊曰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襄二十三年公羊傳注曰廩廩近升平竝與此廩廩同義
用果然惇厚篤於故舊
念孫案然字對入祖賦凡言
為人惇厚篤於故舊念孫案惇下本無厚字惇篤皆厚也為人惇篤於故舊作一句讀
金安上傳
惇篤有智
加一厚字則
分為兩句而贅於詞矣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一
陳禹

謨本加厚字 藝文類聚人部六及十八太平御覽人事部七

十及百十七引此皆無厚字

為人對果然

民果然其為邑起冢立祠念孫案然字後人所加凡言

果然者皆謂果如此也下既言為邑起冢立祠則然字

為贅文矣文選潘尼贈河陽詩注藝文類聚禮部上太

平御覽禮儀部四及三十二引此皆無然字

酷吏傳

上下相遁

晉天下之罔嘗密矣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師

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念孫案如師古說

是下遁上非上下相遁也今案遁者欺也言姦軌竝起

而上下相欺猶左傳言上下相蒙也廣雅曰遁欺也賈

子過秦篇曰姦偽竝起而上下相遁義與此同也管子

法禁篇曰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言為人臣而上

欺其君下欺其民者聖王之所禁也遁字亦作遯淮南

脩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高注曰遯欺也

大笑之

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今本德誦作道據老

子改念孫案大笑之本作大而笑之犬而笑之猶言迂而

笑之也。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曰：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是大與迂同義。老子又云：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莊子逍遙遊篇云：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竝與大而笑之同義。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皆以四字為句。且大而笑之與勤而行之句法相對，後人不得其解而刪去而字。今本老子史記漢書皆然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句矣。牟子引老子正作大而笑之。晉書葛洪傳引抱朴子序云：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抱朴子微旨篇亦云：大而笑之其來

久矣。是牟葛所見老子皆作大而笑之。又案師古注云：大道元淡非其所及，故致笑也。大道元淡是釋大字，故致笑也。是釋笑之二字，則漢書亦是大而笑之。明矣。今本作大笑之，亦與顏注不合。

偶人

匈奴至為偶人象。都師古曰：以木為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念孫案：史記文與此同。索隱曰：偶人，漢書作寓人。寓，即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據此，則漢書本作寓人。注當云：寓，讀曰偶。偶對也。今則正文寓字，既依史記改為偶，且并刪注文矣。偶與寓古同聲而通用，字或作耦。

史記孝武紀以木耦馬代駒漢書郊祀志耦作寓是其證後人不通古音故必改寓為偶而後可

恣治

義縱為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宋祁曰或無治字念孫案史記有治字然據師古注云言溫舒憚縱不得恣其酷暴但釋恣字而不釋治字則漢書似無治字也治字或後人依史記加之

收司

置伯落長以收司姦師古曰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收捕司察姦人也念孫案史記作置伯格長以收司姦盜賊

徐廣曰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據此則伯與陌同故會貨志地理志阡陌字竝作仞伯管子四時篇亦云脩封疆正千伯伯音莫白反伯落長三字連讀而師古云置伯及邑落之長則伯讀如字且分伯與落長為二斯為謬矣引之曰收當依史記作收說見史記商君傳

湯素稱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

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素稱以為廉武句帝使督盜賊念孫案帝字後人所加此言張湯素稱尹齊之廉武使之督盜賊上文王溫舒傳曰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下文楊僕傳曰河南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非謂武帝使督盜賊也史記使督上無帝

字是其明證矣後人誤以廉字絕句而以武字屬下讀因妄加帝字耳下文曰上以為能拜為中尉方指武帝言之

以避文法

故盜賊滯多上下相為慝以避文法焉念孫案以避文法本作以文避法史記作以文辭避法徐廣曰詐為虛文言無盜賊是也今本文避二字倒轉則非其旨矣後漢書杜林傳注引漢書正作以文避法

自乞之

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師古曰自句謂乞與之也乞

音氣宋祁曰自乞之江南本作自之徐鍇改自作丐念孫案乞字後人所加自當為句廣雅曰句與也謂出三千萬與之故師古曰句謂乞與之也漢紀作出三千萬錢與之是其證隸書句字作句形與自相似因譌為自徐鍇改自作丐即句字也江南本作自之自下本無乞字後人以師古云乞音氣遂增入乞字不知師古自為注中乞字作音非正文所有也而域傳我句若馬師古曰句乞與也乞音氣文義正與通鑑漢紀十六作自乞之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此同

廢立

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人臣禮宋祁曰立下當有主字

念孫案宋說是也景祐本有主字漢紀作擅廢立主上

謂延年

母畢正臘謂延年念孫案謂上原有已字猶言已而謂

延年也上文云趙禹為中大夫嘗中廢已為延尉郊祀志云新垣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

之果有獻玉杯者灌夫傳云田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寶嬰為壽獨故人避席李廣傳云廣生得一果句

奴射鴈者也已縛之上山外今本無已字者後人不解或傳云句沐沐我已飯我

其意而刪之耳通鑑無已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文選

辯命論注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八引此皆有已字

相與揆丸為彈師古曰為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其揆

取之也下文云得赤丸者研武吏黑者研文吏白者主治瘵彈音徒旦反念孫案

正文內本無為彈二字丸即彈丸也既言揆丸則不得

更言為彈師古云為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其揆取之

者此自釋相與揆丸四字非正文內有為彈二字也云

彈音徒旦反者此自為注內彈字作音非為正文作音

也凡師古自音其注內之字者全部皆然不可枚舉後人不察而於正文內加

為彈二字斯為謬矣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一引此有為

彈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地部二刑法部九

所引皆無此二字

阿邑

卷四之一四

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相悒納之悒師古曰如蘇氏之說邑字音身合反然今之書本或作色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念孫案邑當音身合反阿邑人主謂曲從人主之意也阿邑雙聲字或作阿匱身合反唐書蕭復傳云盧杞諂阿匱是也師古欲從俗本作色以知阿色人主則大為不詞乃為之說曰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其失也迂矣

貨殖傳

糶

山不糶糶師古曰糶古槎字也音士牙反引之曰糶從在聲古音屬之部槎從差聲古音屬歌部二部絕不相通無緣借糶為槎糶蓋差字之譌也差槎古同聲故通用隸書差字或作差漢太尉劉寬碑咨嗟是也後人誤認差上之丩為艸頭又因師古言古槎字乃依篆文艸頭作糶與糶字相似因譌而為糶矣玉篇廣韻糶字並士之切無槎音集韻以糶槎為一字引漢書山不糶糶則北宋時漢書已譌作糶故作韻者誤收而類篇以下諸書並沿其誤

于越

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念孫案于越本作干越干音干戈之干干越者吳越也墨子兼愛篇曰禹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干越與南夷之民今本脫干字據文選江賦注引補莊子刻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案吳有谿名干谿越有山名若耶竝出善鐵鑄為名劍也以上莊子釋文荀子勸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楊倮曰干越猶言吳越宋本如是近時嘉善謝氏刻本改干為于又改楊注吳越為於越非是淮南原道篇曰干越生葛絺高注曰干吳也道藏本如是俗本改

干為于與高注不合是干越即吳越也干越為二國故云戎翟之與干越猶墨子之言荊楚干越荀子之言干越夷貉也若春秋之於越即是越而以於為發聲視此文之干越與戎翟對舉者不同孟康所見本正作干越故云干越南方越名也其意以干越為越之一種若漢時之有閩越甌越駱越耳若於越則即是越不得言南方越名矣案孟康之解干越雖與高誘司馬彪不同然亦是干字非于字文選吳都賦包括干越宋尤延之本如是今本或與宋本同或改干為于李善注引此文正作干越又引音義云干南方越名也此下有春秋曰于越入吳杜預注曰于越人發語聲十七字乃後人所加太平御覽州郡部十六引此亦作干越與李注不合

又引韋昭注云干越今餘干縣越之別名案韋以干越為餘干雖非確詰然亦是是其證師古改干為于而以春秋之於越釋之誤矣於于古雖通用而春秋之於越未有作于越者學者多聞於越寡聞干越故子史諸書之干越或改為于越皆沿師古之誤

圍奪成家

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師古曰圍謂禁守其人也念孫案師古以圍為禁守則圍奪二字義不相屬今案圍讀曰禦禦圍古字通大雅桑柔篇孔棘我圍鄭箋圍當作禦逸周書實典篇不圍我哉管子大匡篇安能圍我墨子辭過篇邊足以圍風寒莊子繕性篇其來不可圍竝與禦同又大

雅烝民篇不畏疆禦漢書王莽傳作疆圍莊子讓王篇列禦寇楚策作圍寇圍奪成家者禦人而奪其財以成其家也孟子萬章篇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趙注曰禦人以兵禦人而奪其貨即此所謂圍奪也漢紀孝文紀作劫奪成家義與圍奪同

發貯

子贛發貯鬻財曹魯之閒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鬻賣之也念孫案師古說發字之義非是發讀為廢宣八年公羊傳注曰廢置也周官籒師疏引鄭志同謂廢置之積貯之以轉鬻於曹魯之閒也史記作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閒徐廣曰著讀音如貯是其證也廢貯猶廢居也平準

書云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徐廣

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所畜言其乘時射利

也有所廢謂有所廢置也師古注倉貨志亦云有所廢置有所居畜劉伯莊以廢為出賣非是越世

家云陶朱公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廢居或作

廢舉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襄駟曰廢

舉謂停貯此即貨殖傳所云子贛發貯鬻財者也廢與

發古同聲而通用爾雅曰廢稅舍也方言曰發稅舍車

廢鄭作發莊子列御寇篇曾不發藥乎發司馬本作廢

云置也張湛注列子黃帝篇同荀子禮論篇大昏之未

發齊也史記禮書發作廢史記扁

鶴傳色廢脈亂徐廣曰一作發

千合

欒麴鹽豉千合師古曰麴欒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為

合鹽豉則斗斛量之多少等亦為合合者相配耦之言

耳今西楚荆沔之俗賣鹽豉者鹽豉各一升則各為裏

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迺讀為升合之合又改

作台競為解說失之遠矣引之曰師古以合為相配耦

所謂曲說者也上文云荅布皮革千石黍千大斗下文

云鮐鱖千斤鯽鮑千鈞此獨不言斗斛不言斤石而以

相配耦為名有是理乎今考史記貨殖傳作欒麴鹽豉

千荅徐廣曰或作台器名有甗孫叔然云今本作孫叔

所改甗瓦器受斗六升台當為甗音貽案徐說是也爾

雅甌甌謂之甌郭注曰甌甌小甌長沙謂之甌徐所引
甌瓦器受斗六升卽孫炎爾雅注也列女傳仁智傳臧
文仲曰斂小器投諸台台與甌同史記或本作台是也
今本台作苔乃苔字之譌苔台古同聲故得通用漢書
作合則又台之譌也史記高祖功臣侯表貫齊侯呂師
徐廣曰呂一作台漢書作合古不達反以作台者爲誤而強爲合字作解其失甚矣
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師古斲任氏獨
取貴爲句注云言其居買之物不計貴賤唯在良美也
賈讀曰價又斲善富者數世爲句注云折節力田務於

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念孫案師古讀賈
爲價又以善富二字連讀皆非也此當以任氏獨取貴
善爲句富者數世爲句人爭取賤賈者賈讀爲鹽謂物
之麤惡者也唐風鴉羽傳曰鹽不攻致也小雅四牡傳
曰鹽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鹽惡鄧展曰鹽不
堅牢也其字或作榛楛之楛楊倞注荀子勸學篇曰凡
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
者謂之楛議兵篇曰械
用兵革窳楛不便利或作甘苦之苦周官典婦功辨
其苦良鄭司農
讀苦爲鹽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齊語辨其功
苦韋注曰功半也苦脰也淮南時則篇工事苦慢高注
曰苦惡也史記平
準書曰鐵器苦惡或作沽酒之沽鄭注曰沽猶麤也土
禮記曰弓矢之新
或作榮枯之枯
荀子天論篇楛耕
傷稼楊倞曰楛耕

謂麤惡不精也韓詩外傳枯作枯或作古今之古士喪禮記沽功此傳

則作商賈之賈史記皆以聲相近而字相通賤賈猶言

賤惡爭取賤賈謂爭取賤惡之物非謂爭取賤價也謂人之買物皆爭取其賤

而惡者任氏獨取其貴而善者貴善與賤惡正相對也

若以任氏獨取貴為句則與上句不對以善富者數世

為句則文不成義矣師古以先公後私率道閭里為善

所謂曲說者也此但言其所居之物必取貴善故富及數世耳下文云然任公家約公事

不畢則不得飲酒會肉以此為閭里率方敘及其先公

後私率道閭里之事若此處先稱其善則下文皆成贅語矣史記索隱曰謂買物必

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斷任氏獨取貴善為句是也唯

讀賈為價亦與師古同誤索隱引晉灼曰爭取賤賈金

游俠傳

飲其德

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

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之劉奉世曰飲字當蒙不字

言沒非義也飲者猶飲物自飲言不飲有其德念孫案

飲蓋飲字之譌隸書從金從食之字多相亂孟子盡

心篇是以言銛之也今本銛譌作銛史記作歆歆喜也言不以德自喜也周語民歆而德之韋

注曰歆猶喜服也學記不興其藝鄭注曰興之言喜也

歆也正義引爾雅歆喜興也今爾雅作歆熙興也是歆為喜也歆

欽聲相近，歆之通作欽，猶歆之通作廡矣。見上小雅鼓
鍾篇，鼓鍾欽欽，毛傳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是欽字亦
有喜樂之義。故曰不伐其能，欽其德。又案孟云：有德於
人而不自美，非歆字之義。蓋所見本正作欽也。

大將軍

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宋祁曰：浙本無軍
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條侯以大尉將諸軍，擊吳楚，故曰
大將。將下軍，字後人以意加之耳。且其時大將軍乃竇
嬰，非條侯也。藝文類聚：人部十七，白帖五十一，太平御
覽兵部六，後漢書吳漢傳注，引此竝無軍字。

靜悍

解為人靜悍。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念孫案：靜與精同。
故史記作精悍。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人事部
百七十三，引漢書亦作精悍。精與悍義相近，故以精悍
連文。儒林傳：韓嬰，其人精悍酷吏。作靜者，聲近而字通。
耳若以靜為沈靜，則與悍字義相遠矣。

剽攻

臧命作姦剽攻。師古曰：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劉攽曰：攻，直謂攻奪而取之耳。何因知其是穿窬也？然剽是用刀淺小之稱，攻則用力重害，二者異耳。念孫案：剽字顏說是攻字。劉說是剽攻是一事，不分盜賊亦不分大小。休乃鑄錢掘冢，齊曰：史記作藏命作姦剽攻。

不休則休字屬上句漢書省去不字遂屬下句念孫案
史記原文亦作藏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休字本
屬下句讀因乃字譌作及字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休上
加不字而以休字屬上句讀非孟堅省去不字乃後人
誤讀史記也辯見史記

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

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心本
猶言本心也念孫案師古斷陰賊著於心本為句而訓
心本為本心所謂強解者也今案當以其陰賊著於心
為句本當依史記作卒卒字下屬為句卒猶終也言其

陰賊在心而終發於睚眦也隸書本字或作卒卒字或
作卒二形相似故卒譌為本司馬相如傳王者之卒業
師古曰卒字或作本墨子備高臨篇足以勞卒不足以
害城今本卒譌作本皆其證也

見哀

萬章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言為石顯所哀
憐念孫案哀者愛也言吾以布衣之賤見愛於石君上
文曰章與石顯相善是其事也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
胡可以不務哀士淮南說林篇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
歿首邱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高注竝曰哀愛也哀與

愛聲相近而義相通故字亦相通樂記隸直而慈愛者
鄭注曰愛或為哀管子形勢解見愛之交幾於不結形
勢篇愛作哀

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

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念孫案此本作谷
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唇舌後人刪去兩之字則句法
局促不伸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六引此無兩之字
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百四支部十一二
十二引此皆有兩之字又北堂書鈔藝支部九及十藝
文類聚人部十七雜支部四支選陸厥荅內兄希叔詩

注引此亦皆有兩之字漢紀同又白帖三十引樓君卿
之唇舌

獨从

涉性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好殺睚眦於塵中
獨从者甚多念孫案獨从二字義不可通獨當為觸草
書之誤也塵中猶言塵市中也言涉於塵市中數以睚
眦之怨而殺人故曰睚眦於塵中觸从者甚多郭解傳云少時
陰賊感樂不快意所殺甚眾義亦與此同漢紀孝哀紀作獨从亦後人以誤
本漢書改之孝武紀云郭解任俠睚眦觸从於塵中者
甚眾即用此篇之文故知孝哀紀獨字為後人所改後

漢書王允傳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外注引此文云睚眦於塵中觸外者甚多文選而京賦注所引同是正今本之誤

倭幸傳

推上天

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念孫案推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暢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七及四十引此竝作推之上天史記漢紀同

賢父子親屬宴飲

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念孫案賢上脫與

字則上下句義不相屬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此正作與賢父子親屬宴飲漢紀同

匈奴傳

肉會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會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師古解肉會二字云言無米粟唯會肉念孫案師古說非也肉會二字若承上文少長言之則肉會固匈奴之俗自幼時已然不待少長也若不承少長言之則肉會二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今案肉會當為用會字之誤也隸書肉字作月用字作凡二形相似故用譌為肉用猶以也言

射狐兔以會也史記作少長則射狐兔用爲會是其明證也以訓爲用故用亦訓爲以一切經音義七引倉頡篇曰用以也用與以義同而聲亦相近故用亦可讀爲以剝象傳終不可用也與災尤載爲韻豐象傳終不可用也與災志事爲韻用字竝讀爲以太元止測曰反弓馬恨終不可以也卽用易象傳文則象傳用字之讀爲以明矣用可讀爲以故與以字通用井九三可用汲史記屈原傳引作可以汲呂刑報虐以威論衡譴告篇引作報虐用威大雅板篇勿以爲笑荀子大略篇引作勿用爲笑桑柔篇逝不以濯墨子尚賢篇引作逝不用濯

士喪禮用二鬲周官小祝注引作盛以二鬲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周官司尊彝注引作加用璧散璧角雜記札以桑特牲饋會禮注引作札用桑史記呂后紀以彊呂氏平準書張湯以峻文決理韓長孺傳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平津侯傳以不能罷歸漢書以竝作用漢書司馬相如傳何爲無以應哉貨殖傳以貧求富史記以竝作用皆其證也此言匈奴習於騎射自爲兒時已能騎羊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及長而爲士則力能彎弓者盡爲甲騎非記其飲會之事也下文云自君王以下咸會畜肉乃始言會肉耳

作鳴鏑

冒頓乃作鳴鏑念孫案作下原有爲字後人以爲卽是作故刪去爲字不知古書言作爲者多矣通鑑漢紀三已脫爲字文選左思詠史詩注曹植名都篇注陸機從軍行注張協七命注邱遲與陳伯之書注顏延之陽給事誅注六引漢書皆作作爲鳴鏑史記同

隔昆龍

後北服渾窳屈歟丁零隔昆龍新犂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念孫案五小國者一渾窳二屈歟三丁零四隔昆五新犂龍字蓋涉上文龍城而衍史記漢紀皆無龍字

天下莫不咸嘉使

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劉奉世曰鄰上宜有有字不然衍使字念孫案劉說非也天下莫不咸嘉使本作天下莫不咸便安也言順天恤民天下咸安之也下文漢與匈奴鄰敵之國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便與使形相近因誤爲使後人不得其解遂於咸下增嘉字讀天下莫不咸嘉爲句而以使字下屬爲句使字屬下讀則其義不可通故劉疑使爲衍文而不知其爲便字之誤也史記作天下莫不咸便是其證

跋行喙息

跋行喙息

三

跋行喙息，類師古曰：跋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氣者也。𩑦，𩑦動貌。念孫案：跋者，行貌也。喙者，息貌也。謂跋跋而行，喙喙而息，𩑦𩑦而動也。禮樂志：郊祀歌，跋行畢，建公孫宏傳，跋行喙息，咸得其宜。竝與此同。說文曰：𩑦，動也。跋，行也。文選洞簫賦注：七發注，生類之行，皆曰跋。竝引說文云：跋，行也。凡較今本多一句。東方朔傳云：跋跋，眡眡，善緣壁。跋與𩑦通。方言曰：喙，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喙。廣雅曰：喘，喙，息也。喙，息猶言喘息。新語道基篇曰：跋行喘息，是𩑦飛𩑦動之類。王褒洞簫賦曰：𩑦𩑦，𩑦𩑦，𩑦行喘息，是

其證也。逸周書周祝篇曰：跋動，噦息。淮南俶真篇曰：𩑦飛，𩑦動，跋行，噦息。噦，噦，竝與喙通。喙，訓為息，故病而短氣，亦謂之喙。晉語：余病喙矣。韋注曰：喙，短氣貌，是也。懼而短氣，亦謂之喙。宋玉高唐賦曰：虎豹豺兕，失氣恐喙，是也。師古以跋為足，喙為口，則與𩑦動之文不類矣。

縱兵

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念孫案：縱下兵字，後人以意加之也。史記作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縱謂縱兵擊之也。史漢中多謂縱兵為縱。史記高祖紀曰：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縱。李廣傳曰：中貴人將騎數十縱。漢書縱作從，師古誤，訓從為隨，辯見前將。

數十騎從下又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朝鮮傳曰率遼

東兵先縱以上二條漢書同本書王莽傳曰今年刑在東方誅

貉之部先縱焉皆其證也縱下本無兵字故師古釋之

曰放兵以擊單于若本作縱兵則無煩訓釋矣韓長孺傳約單

于入馬邑縱兵師古無注後人加兵字何弗思之甚也

并軍介 介弟兵

趙信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

師古曰介特也本雖并軍至遇單于時特也念孫案介

即獨也廣雅介獨也既言獨不必又言介且既與右將軍并

軍何以獨遇單于今案并軍介當依史記作并軍分行

謂始而并軍繼而分行故獨遇單于兵而盡沒也分誤

為介介本作介俗作介二形相似故分誤為介杜周傳執進退之分師古曰分字或作介莊三十年穀

梁傳周之分子也釋文分本或作介莊子漁父篇遠哉其分乎道也釋文分本又作介又脫去行

字師古以介獨二字連讀非也又南粵傳嘉遂出介弟

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

念孫案被弟兵甲弟兵皆文不成義介弟兵亦當依史

記作分弟兵小司馬謂分取其兵是也蓋呂嘉之弟本

將兵居宮外今王太后欲殺嘉故嘉分取其兵以自衛

也李顏二說皆非

為

單于陽許曰吾為遣其大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念孫案為猶將也言吾將遣大子入質也下文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給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彼言欲猶此言為矣古者為與將同義盧綰傳曰綰妻與其子亾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也霍去病傳曰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史記並同孟子梁惠王篇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趙注曰君將欲來然則吾為遣大子即吾將遣大子也師古不曉為字之義乃云言為王烏故遣大子入質失之矣

莫相勸而歸

軍吏畏亾將而誅莫相勸而歸念孫案此言泥野侯已為匈奴所獲軍吏皆恐失將而誅故莫相勸歸也勸下不當有而字蓋涉上句而衍史記無

追邪徑

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句無所見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念孫案下文有速邪身是地名則此追邪徑亦是地名言御史大夫軍至此地不見虜而還也師古以邪徑為疾道追邪徑為從疾道追之皆

是臆說且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作一句讀與下重合
侯軍至天山文同一例若如師古所云則御史大夫軍
至當別爲一句矣但言至而不言所至之地恐無是理
也

護發兵烏孫西域

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念孫案次句顛倒不
成文理當云使護烏孫兵發西域宣紀云校尉常惠持
節護烏孫兵常惠傳云以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西
域傳云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皆其證

逗遛

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下吏自殺念孫案遛本作留
此依俗改也若正文作遛則師古當有音今逗字有音
而遛字無音則本作留明矣宣紀云祁連將軍廣明有
罪自殺晉灼曰廣明坐逗留如淳注韓長孺傳云軍法
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其字竝作留故知此遛字爲後
人所改也說文有逗字無遛字後漢書光武紀不拘以
逗留法其字亦作留又元后傳吏畏懦逗遛當坐者遛
字師古無音亦是後人所改文選范彥龍效古詩注引
匈奴傳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引元后傳竝作逗
留

為

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韃王為身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劉攽曰衍為字劉奉世曰為當作與念孫案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尹知章曰為猶與也是為字可訓為與孟子公孫丑篇曰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齊策曰犀首以梁為齊戰於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韓策曰嚴仲子避人因為聶政語言與聶政語也韓詩外傳曰寡人獨為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言獨與仲父言也史記淳于髡傳

曰豈寡人不足為言耶言不足與言也李斯傳曰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言安足與謀也然則右奧韃王為身藉都尉即右奧韃王與身藉都尉也或以為為衍字或以為誤字皆未曉古人文義與為一聲之轉故為有與義與亦有為義互見薛宣傳何與下

羣臣

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念孫案臣字後人所加左右當戶之羣統當戶以下眾官而言猶言左右當戶之屬耳上文云匈奴置左右大當戶宣紀云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是其證後人於羣下加臣字則義不可

通通鑑刪去之羣二字亦非

逢擊 逢受

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卽擊故云逢擊念孫案方言逢迎也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逢逢擊猶迎擊耳師古之說迂矣西域傳單于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亦謂迎受之也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卽受取亦非

聞甌脫皆殺之

鄧支單于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鄧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師古曰於甌脫得聲問云殺之劉敞曰鄧支殺谷吉漢不聞音問而降者言甌脫殺吉甌脫屬呼韓邪故漢責其使也言皆者吉有徒眾念孫案劉說是矣而未盡也上言鄧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則此殺之二字乃專謂殺吉非兼徒眾言之不得云皆殺之也余謂皆字當在言字上謂匈奴降者皆言聞甌脫殺之耳

攜國歸死

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服稱臣念孫案歸死二字於義不可通歸死當爲歸化字之誤也此承

上大化神明而言謂單于攜一國之人來歸王化也下文曰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歸義猶歸化耳通鑑漢紀二十六作歸死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漢紀孝哀紀通典邊防十一竝作歸化

印

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迺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念孫案景祐本今印作今即是也即者若也西南夷傳注即猶若也言今若去璽加新則與臣下無別也今本即作印者後人不曉即字之義而以意改之耳太平御覽儀式部四引此正

作即

物土貢

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念孫案贊言物土貢非謂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今案物猶類也言類九州五服之土貢若禹貢某州貢某物周官某服貢某物也周官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義竝與類同桓六年左傳及晉語注竝曰物類也學記曰比物醜類文十八年左傳曰醜類惡物正義曰物亦類也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出不意

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
粵一奇也念孫案出下脫其字則語意不暢通典邊防

三無其字即沿誤本漢書也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

四陳禹謨本
刪其字

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七引漢書皆有其字

史記漢紀同

巴苻關

乃拜蒙以郎中將

劉攽曰當
作中郎將

將千人會重萬餘人從巴

苻關入念孫案巴苻關本作巴苻關水經云江水東過

符縣北邪東南

此三字
有誤

鰭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注云

縣故巴夷之地也漢武帝建元六年以唐蒙為中郎將

從萬人出巴苻關者是符關即在符縣而縣為故巴

夷之地故曰巴苻關也漢之符縣在今瀘州合江縣而

今合江縣南有符關仍漢舊名也若苻地則在蜀之西

不與巴相接不得言巴苻關矣隸書符字作苻與苻相

似又涉上下文苻字而誤史記作巴蜀苻關

通鑑漢
紀十同多

一蜀字於義尤不可通蓋因上文巴蜀而衍

上文略巴
黔中以西

巴下亦衍蜀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引漢書正作

巴苻關

陳禹謨依俗本
漢書改苻為苻

係就

稍令樾為自係就念孫案係就猶言係聚僖二十六年左傳我敝邑用不敢係聚是也聚就一聲之傳逸周書謚法篇曰就會也是就有聚會之義師古訓就為成則與係字義不相屬乃云令自係守且脩成其郡縣則增字為解而非其本旨矣

一州王

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念孫案王當為主上文云名為外臣實一州主南粵傳云此亦一州之主皆其證太平御覽四夷部十一引此正作主史記及通鑑漢紀

十一同

南擊邊邑

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念孫案此本作閩粵王郢興兵擊南粵邊邑今本擊南二字誤倒又脫粵字則文義不明且南粵在閩粵之西不當言南擊也文選長楊賦注引此正作興兵擊南越邊邑史記及通典邊防四通鑑漢紀九竝同

縱嘉以矛

太后怒縱嘉以矛王止太后宋祁曰縱字上別本有欲字念孫案別本是也若無欲字則與下文不合景祐本

及史記皆有欲字以音無為字與不文不合景訓本
大司馬東粵以宋王也夫自宋時曰孫案上與本音
東粵請舉國徙中國念孫案東粵當依上文作東甌此
涉下文東粵而誤下文立餘善為東粵王始有東粵之
名此不當稱東粵也史記及通典邊防二通鑑漢紀九
竝作東甌

甌駱將左黃同

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而于王封為下邳侯念孫案故甌
駱將左黃同當作故甌駱左將黃同功臣表云下邳侯
左將黃同以故甌駱左將斬而于王功侯史表作左將

軍黃同索隱曰漢書西南夷傳甌駱將左黃同則左是
姓恐誤漢表云左將黃同則左將是官不疑一與一非

始燕時

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念孫案始燕時本作始全
燕時全燕者指戰國時燕國言之所以別於漢之燕國
也鄒陽傳曰全趙之時枚乘傳曰今漢據全秦之地今本脫全字則文義不明
後漢書東夷傳注引此正作全燕時史記通典通鑑同
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
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能與猶言不如也史記

恐不能與下有戰字念孫案如顏皆未曉與字之義史
 記與下有戰字則後人妄加之也與猶敵也言左將軍
 拜將兩軍而戰益急恐不能敵也古者謂相敵曰與何
 奴傳曰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言不能敵漢兵也史記
 作不能如漢兵如亦敵也董仲舒傳曰乘富貴之資力
 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言安能敵之也宋策
 曰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高注曰如當也當
 亦敵也言宋不足以敵梁也廣雅曰與如也此言不能
 與即史記何奴傳之不能如師古曰不能與猶言不如
 雖訓與為如而非相敵之謂則非特未曉與字之義抑
 未曉如字之義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閻邱嬰與申鮮虞乘而
 出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
 能懼我懼病也說見經義述聞一與一誰能懼我下言狹道之中一以敵

一雖崔慶之眾不能病我也哀九年傳曰宋方吉不可
 與也言宋不可敵也越語曰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老子
 曰善勝敵者不與皆謂兩軍相敵也管子輕重戊篇曰
 卽以戰鬥之道與之矣與之敵之也秦策曰以此與天
 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言以此敵天下也淮南人閒篇
 曰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陷豚言以
 大敵小以強敵弱也史記燕世家曰龐煖易與耳白起
 傳曰廉頗易與淮陰侯傳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
 耳易與皆謂易敵也高祖紀曰上自東往擊陳豨聞豨
 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言吾知所以敵之

也後人不知與之訓為敵故或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
或曰不能與猶言不如又或於史記恐不能與之下矣
加戰字蓋古義之失其傳久矣杜預注左傳不可與曰
不可與戰韋昭注越語
固守勿與曰勿與戰王弼注老子善勝敵者不與曰不
與爭蓋皆誤釋與為與其之與而以戰字爭字增成其
義不知與訓為敵即是戰爭之義也如淳曰不能與左
將軍相持亦是增字以成其義而讀史記者遂於與下
加戰字矣

沮陽

最以父夙頗有功為沮陽侯念孫案沮陽史記作溫陽
沮溫皆涅字之誤隸書沮字或作
涅與涅相似景武昭宣元成功臣
表云涅陽康侯最以父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

夙子侯

史表略同

水經湍水注云涅水東南逕涅陽縣故城

西

地理志涅陽屬南陽郡

漢武帝元封四年封路最為侯國皆其

證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中引此正作涅陽侯

陳禹謨依俗本

改涅為沮

漢書第十四

漢書卷十四

漢書本北堂書通注卷十四
漢書本北堂書通注卷十四
漢書本北堂書通注卷十四
漢書本北堂書通注卷十四
漢書本北堂書通注卷十四
漢書本北堂書通注卷十四
漢書本北堂書通注卷十四
漢書本北堂書通注卷十四
漢書本北堂書通注卷十四
漢書本北堂書通注卷十四

漢書弟十五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西域傳

三百餘里 三百里

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戴先生水地記曰玉門關在故壽昌縣西百一十八里陽關在縣西六里壽昌本漢龍勒縣地今安西府西百五十里有壽昌城鹽澤去玉門千三百餘里前後書皆脫去千字念孫謹案郭璞西山經注及爾雅音義引漢書見釋水皆無千字蓋後人據漢書刪之也漢紀

孝武紀作去陽關三千餘里，即千三百餘里之誤。水經河水注作東去玉門陽關一千三百里，以二書考之，則漢書原有千字明矣。又案廣袤三百里，本作廣袤三四百里，謂澤之廣袤，不能知其確數，大約在三四百里之間也。水經注無四字，亦後人據漢書刪之。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七引水經注作廣輪四百里，又脫去三字，然據此知水經注原有四字也。漢紀作廣長三四百里，西山經注及通典州郡四，竝作廣袤三四百里。郭璞爾雅音義引漢書作廣輪三四百里。禹貢正義及史記大宛傳正義，爾雅釋水疏竝引作廣袤三四百里，則今本脫去

四字明矣。

焉耆

北道而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念孫案景祐本無耆字是也。焉字絕句，焉下耆字，則後人妄加之也。大宛康居奄蔡皆在蔥嶺之西，自都護治所西至大宛四千三十一里，至康居五千五百五十里，又自康居西北至奄蔡可二千里。竝見下文故曰西踰蔥嶺，出大宛康居奄蔡也。若焉耆則在蔥嶺之東，且在都護治所之東北四百里。亦見下文豈得云西踰蔥嶺出焉耆乎。漢紀孝武紀後漢書西域傳通典邊防七，焉下皆有耆字，此後人依

誤本漢書加之耳通鑑漢紀十二無耆字與景祐本同
 則北宋本尚未誤也故知諸書內耆字皆後人所加
 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
 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胡三
 省曰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忽為得
 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念孫案胡解職字亦未了
 職非職事之職職猶所也言自大宛王以殺漢使見誅
 西域諸國皆不敢輕忽漢使故漢之使西域者皆得其
 所也哀十六年左傳克則為鄉不克則烹固其所也史

記五子胥傳作固其職也是職與所同義景紀曰令亾
 罪者失職武紀曰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宣紀曰其加賜
 鰥寡孤獨高年帛母令失職管子明法解篇曰孤寡老
 弱不失其職失職皆謂失所也故得所亦謂之得職趙
 廣漢傳曰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
 古彼注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是其證高五王傳朱虎
 侯章忿劉氏不
得職鹽鐵論輕重
 篇眾人未得其職
 孔道大戴禮記 禡羌國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
 穿山險而為道猶今言穴徑耳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

孔道猶言大道謂其國僻在西南不當大道也老子道經孔德之容河上公注曰孔大也太元羨次五曰孔道夷如蹊路微如孔字亦作空張騫傳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是也說文曰孔通也故大道亦謂之通道今俗語猶云通衢大道矣

鄯善國山國脫四字

鄯善國王治扞泥城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念孫案山國當作墨山國寫者脫墨字耳漢紀及後漢書西域傳作山國皆後人依顏本漢書改之水經河

水注曰扞泥城西北去身壘千七百八十五里上文云

身壘至墨山國千八百六十五里本傳八作三西北去

車師千八百九十里皆本此傳墨山山名也因以為國

名若但云山國則不知為何山矣而師古云此國山居

故名山國則曲為之說也又下文山國王西至尉犁二

百四十里山國亦當作墨山國墨山國王下當有治墨

山城四字水經注曰墨山國治墨山城西至尉犁二百

四十里亦本此傳是國與城皆以墨山得名墨山國王

治墨山城猶上文之皮山國王治皮山城也寫者脫去

墨字及治墨山城四字而師古遂云常在山下居不為

城治也亦是曲說

依耐國王治又難兜國王治

依耐國王治念孫案上文皆言某國王治某城此依耐國王治下不言某城者闕文也下文難兜國王治同

盧城

無雷國王治盧城念孫案此本作無雷國王治無雷城

猶之且末國王治且末城精絕國王治精絕城也隸書

盧字作盧其上半與雷相似故雷譌作盧周官職方氏注盧維當為雷其浸盧維鄭

此正作無雷城又脫無字耳太平御覽四夷部十八引

好治倉

織罽刺文繡好治倉念孫案治倉二字義無所取通典邊防

入治作理避高宗諱也漢紀作好酒倉是也下文大宛則唐本漢書已誤作治

俗者酒義與此同今本酒作治者涉上文治園田治宮

室而誤

市列

有金銀銅錫以為器市列通典念孫案市列上脫有字

則文不成義漢紀作有市肆肆即列也

鎖

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

殺副已下七十餘人念孫案琅當上本無鎖字乃後人
 誤取注文加之也古者以鐵連環係罪人謂之琅當說
 文作銀鑰云瑣也瑣古鎖字琅當德卽鎖德也故師古云琅
 當長鎖也不得又於琅當上加鎖字又王莽傳以鐵鎖
 琅當其頸鎖字亦後人所加琅當其頸卽鎖其頸不得
 又加鎖字太平御覽刑法部十引王莽傳有鎖字則所
 見本已誤白帖四十五引作以鐵琅當其頸無鎖字
 所以爲
 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慝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
 也念孫案上爲字涉下爲字而衍

悔過來

前親逆節惡暴面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念孫案悔
 過來本作悔過來順順字與上文逆字相應而今本脫
 之則語意不完通鑑漢紀二十二已與今本同後漢書
 西域傳注引此正作悔過來順

大馬爵

安息國有大馬爵念孫案爵上亦有大字而今本脫之
 則爲不詞矣太平御覽四夷部十四引此正作有大馬
 大爵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並同

書革

書革効行爲書記念孫案上書字本作畫胡脈謂畫革反爲字而効行之以爲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此是釋効行爲書記五字非釋書革也今作書革者卽涉下文書記而誤漢紀通典作書革皆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史記大宛傳作畫革索隱曰畫音獲引韋昭漢書注爲解不言漢書作書革也太平御覽四夷部十四引漢書正作畫革水經河水注同而應月氏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爲飲器念孫案月氏下脫王

字當依張騫傳補

皆絲漆

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念孫案皆本作無無絲漆不知鑄鐵器皆言其與中國異也今作其地皆絲漆者涉上文其人皆淡目而誤通典邊防八正作無絲漆

相接

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念孫案相字後人所加此傳凡言某國與某國接者接上皆無相字則此亦當然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竝作南與城郭諸國接無相字

以肉爲倉

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倉兮酪爲漿念孫案肉上本無以字後人以上下文皆八字爲句而此句獨少一字故加以字耳不知穹廬爲室旃爲牆肉爲倉酪爲漿皆相對爲文不得獨於肉上加以字也太平御覽樂部八所引已誤北堂書鈔樂部二藝文類聚樂部三文選荅蘇武書注所引皆無以字

采繒

賜金二十斤采繒念孫案下文賜姑莫匪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則此文采繒下亦當有匹數而今本脫之

也

身孫男女

公主與身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念孫案身字涉上下文身孫而衍孫男女三人者公主之孫男孫女共三人也孫上不當有身字下文公主卒三孫畱守墳墓是其證漢紀有身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無身字

不可乏

倉宜給足不可乏念孫案此承上文而言既有美田可以種穀又以錐刀黃金采繒易穀於他國則倉宜給足

不_不乏也。不_不乏二字之間不當有可字。此涉上文可以易
穀而衍。日知錄云不可_不乏當作可不_不乏非也。既言宜給
足又言可

不_不乏則文
義重複

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通典邊
防七同念孫案匈

奴上有日字。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日者眾人之言也。
大過九五象傳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故眾人皆曰匈
奴必困敗矣。漢紀孝武紀有日字。

卦諸將

卦諸將貳師最吉。通典
同師古曰上遣諸將而於卦中貳

師最吉也。念孫案師古所說於文義不順。卦當作上言
卜諸將孰吉則貳師最吉也。下文云卜漢軍一將不吉
卽其證。今作卦者涉上下文卦字而誤。漢紀正作卜。

狐胡 車師柳谷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念孫案國名無上下二字同音
者。狐胡當依太平御覽所引作孤胡。四夷部
十八字之誤也。
孤胡龜茲皆國名之疊韻者。龜茲應劭音邱慈
案古讀邱如欺又案孤
胡與車師異地。不當云治車師柳谷。師字蓋涉下文車
師而衍。御覽作治車柳谷無師字。

表河曲

迺表河曲列四郡念孫案曲當為西字之誤也武帝所
開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在河西故云表河西列四郡倉貨
志云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
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霍去病傳云開河西酒泉之
地後漢書西羌傳云武帝開河西列置四郡皆其證四
郡非在河曲中不得言表河曲也漢紀孝武紀作河曲
乃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通典邊防八太平御覽四夷
部十三引此贊竝作河西又作西故象譌作
故能睹犀布瑋瑁則建珠崖七郡念孫案犀布連文殊

為不類布當為象象布二字篆文下半相似故象譌作
布犀象瑋瑁皆兩粵所產故曰睹犀象瑋瑁則建珠崖
七郡也下文云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鉅象師子猛
犬大雀之羣正與此犀象瑋瑁相應則當作象明矣太
平御覽珍寶部六引此已誤作犀布漢紀孝武紀通典
邊防八引此竝作犀象

外戚傳

適稱皇后師古曰適讀曰嫡念孫案此文本作正適稱皇后後
人以適卽是正故刪去正字案大雅大明傳曰紂殷之

正適也初學記儲宮部引白虎通義曰周以天子之正嫡為王后秦稱皇后漢因之是古書多以正適連文後漢書皇后紀注班固傳注文選西都賦注後漢書皇后紀論注藝文類聚后妃部初學記中宮部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及十一引此並作正適稱皇后通典職官十六同

充依視千石良人視八百石

八子視千石充依視千石念孫案充依不當與八子同

視千石當依漢紀作充依視九百石此涉上千石而誤

文選注太平御覽引此皆誤又下文七子視八百石良人視八百石

案良人亦不當與七子同視八百石當依漢紀作良人

視七百石此亦涉上千石而誤御覽引此亦誤文選注引此

正作視七百石

乃召趙王誅之念孫案誅之上有欲字而今本脫之則

文義不明此時趙王尚未至不得遽言誅之也太平御

覽皇親部二引此正作欲誅之漢紀同

皇廉滑脫三字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念孫案

此文本作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女也敖尚帝姊魯元

公主有女，今本脫女也。敖三字則上下文義不貫。此因兩敖

字相亂而脫去三字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有女也。敖三字又

皇親部十一，人事部百三十五引首二句皆有女也。二

字皇親部十一人事部百三十五引首二句皆有女也二即為所為

大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所為。師古曰：為其

所為謂所生之母也。並音于偽反。念孫案兩為字皆讀

平聲，為所為者謂為變也。為變者殺呂后以報母仇也。

故下文云：大后恐其作亂，史記作我壯，即為變，尤其明

證矣。若讀為為去聲，而云為所生之母，則詞不達意。

觀津觀津，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念孫

案地理志，觀津屬信都，不屬清河。然據土俗，觀津即

女逃匿，念孫案逃匿下有牀下二字，而今本脫之。太平

御覽封建部五引此，正作女逃匿牀下。續史記外戚世

家亦云：女逃匿內中牀下。其言其旨，與本抄大抵正

吐棄我意。

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

追思，閱錄其兄弟哉。念孫案吐棄上有有字，而今本脫

之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正作有吐棄
我意漢紀同

元始

元始三年生昭帝念孫案元始當依景祐本作大始

鉤弋

聞管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念孫案鉤弋下原有
子字上文云生昭帝號鉤弋子下文云鉤弋子年五六
歲壯大多知皆其證今鉤弋子亦然對上句堯十四月
而生言之下句云迺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其所生者
鉤弋子所生也脫去子字則上下句皆不可通矣太平

御覽皇親部二引此已脫子字漢紀孝武紀有子字

恐事急

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
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堯念孫案急上本無事字恐急
者既恐且急猶言惶遽耳言顯既恐且急即以毒殺
許后之事告堯也霍光傳霍山謂顯曰聞民間謹言霍
氏毒殺許皇后甯有是邪顯恐急即以實告文義正
與此同後人不達而於急上加事字失其旨矣景祐本
及漢紀孝宣紀通鑑漢紀十六皆無事字

署衍勿論

其後奏上署衍勿論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胡三省曰據霍光傳光薨後帝始聞毒許后事光於是時安敢言之於帝邪李說為是

成君

既使淳于衍陰殺許后顯因為成君衣補治入宮具念孫案成君上脫女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女成君

禁闥局

應門閉兮禁闥局師古曰局短闥也念孫案局亦閉也

淮南主術篇中局外閉亦以局闥對文

銅沓冒

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沓冒其頭也念孫案冒字涉注文而衍景祐本無冒字是也冒即沓也注訓沓為冒則正文無冒字明矣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西都賦注藝文類聚居處部一太平御覽皇親部十引此皆無冒字漢紀及續列女傳亦無

不使

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念孫案注說稍迂余謂爾雅曰使從也不使即不從也管

子小匡篇曰魯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史記龜策傳曰大將不彊卒不使令春秋繫露五行相勝篇曰將帥不親士卒不使不使皆謂不從

妬媚

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念孫案妬媚二字義不相屬媚當為媚鄭注大學云媚妬也五行志桓有妬媚之心史記五宗世家王后以妬媚不常侍病黥布傳贊妬媚生患皆其證隸書眉或作眉見漢涼州刺史魏元不碑與冒相似故書傳中媚字或譌作媚顏氏家訓已辯之

富平侯家

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念孫案家下當有人字富平侯即張放故帝與放俱而稱富平侯家人也脫去人字則文義不明五行志正作稱富平侯家人

六人

鄭氏傳氏侯者凡六人念孫案六當為四此涉下文六人而誤四人者一傳喜二傳晏三傳商四鄭業也並見上文五行志注引此正作四人元后傳

面白虎

土山漸臺面白虎宋祁曰浙本面字上有象字

今本上

念孫案浙本是也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放效二

字正釋象字且此歌以四字為句脫去象字則文義不

明而句法亦不協矣下文曰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

殿似類亦象也水經渭水注文選西征賦注太平御覽

人事部一百六引此皆作象面白虎漢紀同

戶青瑣

殿上赤墀戶青瑣念孫案戶下原有下字起土山立兩
市殿上赤墀戶下青瑣皆相對為文今本脫下字則句

法參差矣藝文類聚產業部太平御覽資產部七引此
皆有下字

漢高祖

初漢高祖入咸陽念孫案高祖上不當有漢字此涉下
文漢傳國璽而衍北堂書鈔儀飾部二太平御覽儀式
部三引此皆無漢字

飲酒會

太后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會念孫案
太平御覽服章部五引此會下有肉字於義為長

王莽傳

不嗣

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師古曰言舜自讓德薄不足以繼帝堯之事也念孫案不嗣本作不台古文尚書舜讓于德弗嗣今文作不怡漢書皆用今文故作不台史記五帝紀舜讓於德不懌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懌也又自序曰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皆用今文也文選典引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李善曰尚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漢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爲嗣後漢書班固傳注曰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據此則二李所見漢書皆作不台師古依古文改台爲嗣而取僞孔傳

以釋之不自知其園鑿而方柄也

後儉

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後退也引之曰後儉與隆約對文則後非退也後讀爲遵遵循也謂循儉尚約以矯世俗之奢侈也遵與後古字通爾雅曰遵循也方言曰遵循也集韻遵亦作後故遵儉之爲後儉亦猶遵循之爲遵循遵之通作後亦猶遵之通作遵晏子春秋外篇晏子遵循而對遵循即遵巡

陷假

霍光卽席常任之重卽與則同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服虔曰言光未嘗陷假不遇而離去朝也莽

嘗還就國是陷假也師古曰假升也陷假者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念孫案師古訓假為升則陷假二字義不相屬乃云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其鑿也甚矣余謂假讀為瑕陷瑕離朝謂陷於瑕謫而去其位服說是也瑕與假古字通淮南精神篇審乎無瑕莊子德充符篇瑕作假古今人表公肩瑕檀弓作假高祖功臣表中水夷侯呂瑕史表作假

平作

越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眾竝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師古曰平作謂不促遽也平字或作丕丕亦大也義門讀書記曰書庶殷丕作字當為丕也念孫案

何說是也上文云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臨賦營築亦用雜誥文也隸書丕字或作平與平字相近因譌而為平後漢書劉元傳右輔都尉嚴本本或作平或作丕耿秉傳太醫令吉丕丕或作平皆其證也

拂其頸

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騫衣手劔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師古曰拂戾也念孫案師古訓拂為戾望文生義非其本指也據讀為剗剗所也謂以劔所其頸也拂其頸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皆承上文手劔而言說文曰剗擊也廣雅曰剗所也

昭二十六年左傳苑子荆林雍斷其足正義曰今江南猶謂刀擊為刺齊語曰刺令支斬孤竹楚辭九歎執棠谿以刺蓬兮王注亦曰刺斫也作拂者假借字耳說苑雜言篇曰干將鑊鄒拂鐘不鏗亦借拂為刺也若以拂其頸為戾其頸則上與手劍不相承下與衝其匈三句皆不相比附矣

荷鍤

父子兄弟負籠荷鍤荷舊本作倚宋祁曰倚當作荷各本皆從宋改念孫案倚字古讀阿上聲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禍倚為韻福伏為韻詳見唐韻正是倚字古

讀與荷相近故字亦相通說文何儋也是儋何字本作何作荷者借字耳借字本無一定何必荷之是而倚之非乎

師禮侯不請代事為不辭矣其以杜衍戶千封嘉為師禮侯念孫案師禮當為帥禮帥與率同下文云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是其證太平御覽封建部四引此正作帥

備

所征殄滅盡備厥辜備字師古無注念孫案備讀為伏漢書言伏辜者多矣字或作服服伏備三字古皆讀如

匍匐之匐

說見六書音均表

故字亦相通趙策今騎射之服史記趙世家服作備是其例也

阿乳母

以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念孫案阿下當有保字謂敕阿保及乳母也李尋傳云諸保阿乳母史傳皆以阿保並言若云敕阿乳母則於文為不詞於事為不備矣漢紀孝平紀正作勅阿保乳母

令王路設進善之旌非詢之木欲諫之鼓念孫案欲諫

當依景祐本及賈誼傳作敬諫

赤纘

侍郎王昉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纘方領師古曰纘者會五采也以布為單衣以赤加纘為其方領也引之曰正文明言赤纘則非五采也赤纘方領謂以赤色之組為方領也說見經義述聞周官纘純下

堂威

命堂威侯王奇念孫案堂威當依下文作掌威後放此隸書掌字或作堂與堂相似而誤

大明王病悸

大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悸浸劇宋祁曰悸舊作喘念
 孫案此本作病喘悸舊本新本各脫其一字耳喘悸二
形不相
 似無緣彼此互譌故知原有韋昭注酷吏傳云心中喘
兩字而新舊本各脫其一也
 息曰悸是也見宋祁
校本太平御覽疾病部四引此正作病
 喘悸

民怨

莽知民怨通典倉貨一作莽知民愁念孫案作愁者原
 文作怨者後人不曉古義而改之也愁即怨也說文慍
 怨也今本怨作怒乃後人所改據詩縣正義及一
切經音義卷五卷九卷十三卷十九引訂正恚恨
 也廣雅慍愁恚也後漢書明帝紀云百姓愁怨情無告

訴是愁與怨同義秦策云上下相愁民無所聊謂上下
 相怨也淮南詮言篇云己之所生乃反愁人謂反怨人
 也下文天下愈愁即承此愁字而言則本作愁明矣又
 莽知民愁四字倉貨志凡兩見

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

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
 五郡念孫案此文本作置州牧其禮如三公郡監二十
 五人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其禮如三公謂州牧之禮
 秩如三公也下文云州牧位三公是其證郡監以下謂
 分天下為百二十五郡見下
文郡監二十五人人主五郡

也今本其禮誤作見禮郡監誤作部監而部監二十五人又誤在見禮如三公之上遂致文不成義後漢書隗躡傳注所引已與今本同漢紀作置州牧其禮如三公郡監二十五人位上大夫各主五郡足正今本之失

訛言

訛言黃龍墮於黃山宮中念孫案訛言上脫民字則語意不完漢紀孝平紀通鑑漢紀三十皆有民字或謂民字與下

不潔

前後相乘憤耗不潔師古曰潔散也徹也念孫案不散

不徹皆與憤耗義不相屬余謂潔者治也言事務煩多故莽憤耗而不能治也并九三井潔不倉苟爽曰潔去穢濁清潔之意也釋文引黃穎云潔治也史記屈原傳易曰井泄不倉集解引向秀曰泄者浚治去泥濁也皆其證

七部

大司馬係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劉奉世曰七部當為七郡然共有二十二郡尚未及二十五郡疑字當有誤者念孫案七部當為十郡合下文之五郡十郡共二十五郡也

愁民

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
愁字師古無注念孫案愁讀為棼子由反棼斂也言民坐
鄰伍鑄錢挾銅姦吏遂借此以斂取民財故下句云民
窮悉起為盜賊也爾雅曰棼斂聚也鄉飲酒義秋之為
言愁也鄭注曰愁讀為棼棼斂也是棼與愁古字通

在御旁

威斗既成令司命負之葬出在前入在御旁念孫案此
本作葬出則在前入則御旁御侍也此常訓不煩引證不言出則
在前入則侍側也後人不曉御字之義而改入則御旁

為入在御旁又刪去上句則字其失甚矣通鑑已與今
本同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七器物部十引此竝作
出則在前入則御旁

僊上天

大一黃帝皆僊上天念孫案此本作皆僊而上天今本
脫而字則句法局促不伸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時
序部一引此竝作僊而上天

帝虞

二曰帝虞始祖昭廟念孫案帝虞當為虞帝

帶高

帶高增下師古曰本因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築念孫案因高地而立廟不得謂之帶高帶當為席劉向傳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蔽通傳乘利席賸師古竝云席因也然則席高增下即因高增下故此注云本因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築也隸書席字或作席見漢司隸從事郭究碑益州大守高朕脩周公禮殿記俗作席鹽鐵論論功篇旗席顏氏家訓書證篇論俗又脫其广而為帶矣書云席中加帶正謂此也

黃衣幘

力士三百人黃衣幘念孫案幘上原有赤字力士赤幘者續漢書輿服志云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今本脫赤

字則義既不明而句又不安矣太平御覽車部一引此正作黃衣赤幘

經博

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念孫案經博當為博經故服注云博弈經以八箭投之弈字疑衍

杜陵史氏女為皇后

進所徵天下淑女句杜陵史氏女為皇后念孫案杜陵上原有立字謂於所徵淑女中選立史氏女為后也今本脫立字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四引此有立字通鑑同

復思

遣使壞涓陵延陵園門罟罟口母使民復思也念孫案此本作母使民復思漢也今本脫漢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四居處部十三引此正作復思漢漢紀孝平紀水經穀水注並同

敘傳

州城

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宋祁曰城或作域念孫案作域者是也雄桀帶州域者謂雄桀並立各帶一州之域也周官大司徒曰九州之地域史記天官書曰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漢

書倉貨志曰有國疆者兼州域若作州城則非其指矣域與城字形相似而誤管子八觀篇國域大而田野濶狹呂氏春秋勿躬篇平原廣域史記天官書為其環域千里內占大宛傳漢遣驃騎破匈奴而域今本域字並誤作城漢紀孝平紀後漢書班彪傳宋書符瑞志並作州域

短褐之褻

王命論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儋石之畜師古曰褻謂親身之衣也音先列反念孫案褻與褻不同字褻親身衣也從衣執聲讀若漏泄之泄先列反褻重衣也字本作藝從衣執聲讀若重疊之疊大饑反其執字或在衣中作褻轉寫小異耳與褻衣之褻字從執者

不同此言短褐之褻謂飢寒之人思得短褐以為重衣
 非謂親身之褻衣也漢紀及文選並作短褐之襲李善
 曰說文曰襲重衣也字林曰襲大篋反舊本反譌作也
 據宋祁引蕭該
音義改此即襲之俗字也何以明之說文襲重衣也從衣
 執聲一切經音義十五襲與襲同徒俠反引通俗文曰重
 衣曰襲宋祁引蕭該音義曰字林曰襲重衣也舊本重
 衣乃後人誤以為襲衣而改
之今據說文玉篇廣韻訂正大篋反舊本大譌作文
 據文選注引改正
 與李善所引同則襲為襲之俗字明矣說文以襲為左
 衽袍以襲為重衣今經史中重衣之字皆作襲而襲字
 遂廢唯此一處作襲與襲同乃古字之僅存者而師古云

襲謂親身衣也先列反是直不辨襲襲之為兩字矣廣
 韻襲在十七薛襲在二十六緝襲在三十怙襲與襲聲
 相近故漢紀文選皆作襲若襲與襲則聲遠而不可通
 矣

么磨

又况么磨尚不及數子鄭氏曰磨音麼小也晉灼曰此
 骨偏磨之磨也師古曰鄭音是也么磨皆微小之稱也
 磨音莫可反骨偏磨自音摩各本摩譌作麻據說文玉
 篇廣韻改案鄭氏曰磨音
 麼玉篇麼亾可切又亾波切是磨麼
 古同聲師古必分平上二讀非也與此義不相合晉
 說失之漢書攷異曰案說文無麼字徐鉉等
 新附而有𪔐字

齷癩病也與磨同，么言其小，磨言其病，童謠所稱見一
蹇人言欲上天，隗囂少病蹇，以是刺之也。晉說得之，念
孫案錢說非也。磨之言靡也。張揖注：上林賦曰：靡細也。么磨二字連

文，俱是微小之意。廣雅：紗，麼小也。紗與么同。漢紀文選
竝作么。麼不及數。子李善注引鶚冠子曰：無道之君任
用么麼，有道之君任用俊雄。見道端篇。又引通俗文曰：不長

曰么，細小曰麼。作磨者，古字假借耳。么磨不及數。子謂
囂勇不如信，而疆不如梁，籜成不如王，蔡非譏其病蹇
也。若以磨為病蹇，則上與么字不相比附，下與不及數
子之文不相連屬矣。說文：齷，癩病也。癩，半枯也。此即今

偏枯之病，亦非蹇病也。

荀昧於權利

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念孫案
於字衍，苟昧權利以下句法相同。首句多一於字，則累
於詞矣。漢紀文選皆無於字。

畏若禍戒

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師古曰：若，順也。念孫案：畏順
禍戒，殊為不詞。禍戒可以言畏，不可以言順也。今案上
文云：喪係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
誅，即此所謂禍戒也。此云畏若禍戒者，若猶此也。言畏

此禍戒也若字即指上四者而言隱四年公羊傳公子
翬恐若其言聞乎桓謂此其言也莊四年傳有明天子
則襄公得為若行乎謂此行也論語公冶長篇君子哉
若人謂此人也

嬴取威於百儀

嬴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序三止應劭曰嬴秦姓也伯
益之後也伯益為虞有儀鳥獸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
於六國也念孫案廣雅曰威德也周頌有客篇既有淫
威降福孔夷正義曰言有德故易福風俗通義十反篇
曰書曰天威棗謚言天德輔誠也呂氏春秋應同篇曰

黃帝曰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是威與德同義此言伯益
有儀百物之德而嬴氏以興故曰嬴取威於百儀非謂
取威於六國也而劉仲馮乃云百儀則柏翳也語訛耳
不知百儀與三止相對為文應劭曰止禮也齊伯夷之
後伯夷為秩宗典天地人
鬼之禮也鄭語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翳能
議百物以佐舜地理志伯翳作伯益議作儀且儀字
古讀若俄見唐韻正不得與翳通也

且筭祀于挈龜

幽通賦媯巢姜於孺筮兮且筭祀于挈龜李奇曰筭數
也祀年也周公卜居維得世三十年七百也劉敞曰筭
祀挈龜亦言田完耳其兆有五世八世是祀也念孫案

祀者年也故左傳曰卜年七百宣三年又曰載祀六百若

五世八世乃父子相傳之代不得謂之祀且旦者周公

之名也若謂筭祀挈龜指田完言之則旦字當作何解

弗思甚矣旦與媽相對為文此賦以上下句對文者皆各指一事言之劉謂兩句皆指田完言之謬

矣

皓頤志而弗營

皓頤志而弗營師古曰皓四皓也處商洛溪山高祖求

之不得自養其志無所營屈引之曰師古說營字之義

未當營者惑也說文本作營云惑也字亦作熒又作榮言自養其志而不

惑於利祿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尊師篇淮南原道篇竝

云營惑也否象傳不可榮以祿虞翻本榮作營營惑也

言不可惑以祿也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

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淮南俶真

篇曰耳目不耀思慮不營東都賦曰形神寂漠耳目弗

營漢老子銘曰樂居下位祿執弗營堂邑令費鳳碑曰

退已進弟不營榮祿義竝與此同下文云四皓邀秦古

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卽此所謂皓頤志而弗營

也文選弗營作弗傾蓋後人不曉營字之義而改之耳

風雲

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執念孫案風雲當依文選

作風塵此涉上文跨騰風雲而誤風塵之會謂七國兵爭時也商鞅李斯之遇合與下文所稱周望漢良者不同皆不得言風雲之會

據微

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師古曰微要也據可以要迎之時也微音工堯反念孫案據可以要迎之時不得謂之據要老子釋文云微小道也古弔反班固西都賦微道綺錯謂小道相錯也然則據微乘邪云云猶言據小道乘邪途以求富貴耳

說難既酋

說難既酋其身迺囚應劭曰酋音酋豪之首酋雄也宋祁引蕭該音義曰酋鄭氏曰酋孰也孰與孰同今本孰鄭語注改鄭語注改韋昭曰酋終也念孫案酋讀為就就成也言說難之書既成而其身乃囚也太元元文曰酋西方也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又曰酋考其就范望曰考成也物咸成就也史記魯世家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索隱曰酋世本作就就與酋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也韋訓酋為終終與就義相近故爾雅酋就並訓為終鄭訓酋為孰則於義稍疏應訓為雄則於義甚疏而師古獨取其說誤矣

邳沂

漢良受書於邳沂晉灼曰沂崖也下邳水之崖也師古

曰沂音牛斤反宋祁曰沂韋昭作垠今本垠曰垠限也

謂橋也吾恩反文選亦作垠念孫案下邳縣名非水名

則不得言邳崖韋本作垠而訓為橋是也良受書於老

父本在橋上非在水濱邳垠即良傳所云下邳汜上也

服虔曰汜音願汜垠語之轉作沂者借字耳

楚人謂橋曰汜罔漏于楚

秦人不綱罔漏于楚師古曰言秦失綱維故高祖因時

而起罔漏于楚謂項羽雖有害虐之心終免於患也一

說楚王陳涉初起後又破滅也念孫案高祖不為項羽

所害豈得謂之漏罔且與上秦人不綱誤分兩事陳勝

破滅尤與罔漏之義無涉二說皆謬罔漏于楚謂陳勝

作亂而秦不能制也此但言秦罔漏於陳勝下乃言高

祖起兵之事李注文選引項岱曰綱漏於楚謂陳涉反

而不能誅是也

同晷晷天同晷

應天順民五星同晷師古曰晷景也念孫案五星光不

及地則不得有景師古說非也晷即軌字軌道也五星

同道謂高帝元年五星聚東井也淮南本經篇五星循

軌而不失其行高注云軌道也廣雅周語注並同是其證軌晷

聲相同故字相通說文汎音軌水厓枯土也引爾雅水醮

曰汎今爾雅作履汎之通作履猶軌之通作晷矣太平

御覽天部五引此正作五星同軌

方命

孝景泄政諸侯方命孟康曰尚書云方命圮族念孫案

正文注文之方命皆本作放命今文尚書作放命本字

也古文尚書作方命借字也釋文馬云方放也正義曰鄭王以方為放謂放棄教

命是馬鄭王皆讀方為放也漢書皆用今文孟注所引亦是今文故

皆作放命後人見古文而不見今文故皆改為方命耳

文選五等論放命者七臣李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孝景

菴政諸侯放命韋昭曰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今本李注放命作方

命韋昭曰放命作韋昭曰方放命皆與正文不合明是後人所改太平御覽皇王部十

三引此亦作放命則所見皆是未改之本今據以訂正

傳喜傳同心背畔放命圮族朱博傳今晏放命圮族其

字皆作放桓九年穀梁傳亦云則是放命也今本放譌作故據范

注及唐石經改

亦有紹土

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宋祁曰監本

浙本越本作亦猶有紹念孫案監本浙本越本是也紹

字在小韻楚旅二字在語韻二韻古聲相近故漢人多
有通用者下文曰河圖命庖雒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
道敘世代寔寶充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
來王事之表又曰大上四子伯兮早天仲氏王代序宅
于楚戊實淫缺平陸迺紹又曰宗幽既昏淫于褒女戎
敗我驪遂亾豐鄙又曰而戎卽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
荒服不旅皆以語小二韻通用本傳而外可無須別證
也後人不知古音而改爲亦有紹士則文不成義矣師古
曰言景武之時以軍功故封侯者多昭宣以後雖承平
尚有以勳獲爵土者據注云尚有則正文原有猶字明
矣紹繼也原注當云尚有能繼之者而今本云尚有以
勳獲爵土者蓋既改正文爲亦有紹士遂并改注文耳

薰胥

嗚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從
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晉說近是矣詩小雅雨無
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相也鋪徧也言無罪
之人遇於亂政橫相牽率徧得罪也韓詩淪字作薰薰
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此敘言史遷因坐李陵橫
得罪也念孫案晉說是也淪薰聲相近故爾雅毛詩訓
淪爲率韓詩訓薰爲帥帥與率同薰胥以刑謂相率而入於
刑也若以薰胥爲相薰蒸則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旨矣
說詳經義述聞淪胥以鋪下

如台不匡

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禮法是謂如淳曰台我也我國家也念孫案台字若訓為我則如我不匡禮法是謂二句文意上下不相聯屬矣今案如台猶奈何也言游俠之徒以齊民而作威作惠如此奈何不匡之以禮法也湯誓夏罪其如台史記殷本紀作有罪其奈何高宗彤日乃曰其如台史記作乃曰其奈何而伯戡黎今王其如台史記作今王其奈何是古謂奈何為如台也盤庚下稽曰其如台亦謂卜問曰其奈何也法言問道篇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

氏之孫其如台言莊周申韓若不詆訾聖人則顏閔之徒其柰之何也班固典引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今其如台而獨闕也言今其柰何而獨闕也說者皆訓台為我而其義遂不可通段氏若膺古文尚書換異辨之詳矣

外寓

攸攸外寓閩越東甌念孫案寓當為寓字之誤也說文寓籀文字字閩越東甌皆在漢之南徼外故曰外寓王鵬賦震聲猶下文言燕之外區也若作寄寓之寓則義發乎外寓祭不可通劉逵吳都賦注引此作悠悠外宇故知寓為寓

之譌張衡思元賦怨高陽之相寓兮風俗通義而此字

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譌作寓矣

漢書第十五

漢書第十五 蘇東周念案前書後書字之譌也前文尚書對是難之指矣

漢書第十六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連語

凡連語之字皆上下同義不可分訓說者望文生義往

往穿鑿而失其本指如訓流馳則曰無有差次不得流

行武紀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應劭曰馳音移

官爵多者分與父兄子弟及賣與他人也師古曰此說

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馳物之重次弟也此詔言欲移

賣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為重官級也馳音弋賜

反今俗猶謂凡物一重為一馳也念孫案馳讀與施于

中谷之施同敘傳曰馳于子孫馳即施也周南葛覃傳

曰施移也故今人猶謂移封為馳封也服傳絕族無施

服鄭注曰在旁而及曰施大傳施作移是施與移通也

此言流馳亦取旁及之義故應劭讀為移若以馳為重

次弟則流馳二字義不相屬且此詔馳字在流字之下
 若如師古說以為無有差次不得流行則當移馳字於
 流字之上仍須加數字以解之而其義始明何其謬也
 說文以馳為重次弟物乃馳字之本訓此詔借馳為流
 移之移則非重次弟之謂矣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以貨賄用為固或曰稱詐為矯強取為虔武紀將百姓所安殊路而
 固也矯稱上命以貨賄用為固尚書曰敢攘矯虔章昭
 曰凡稱詐為矯強取為虔師古曰矯與矯同矯託也虔
 固也妄託上命而堅固為邪惡者也念孫案諸說分矯
 虔為二義皆非也呂刑敘攘矯虔周官司刑疏引鄭注
 曰矯虔謂攘攘春秋傳曰虔劉我邊垂謂劫奪人物以
 相撓擾也如鄭君說是矯虔為撓擾之義故與攬連
 文此詔於撓擾吏下即云乘執以侵蒸庶又云紛然其
 攬則撓擾之為奔踈則曰乘之即奔立則踈人武紀故
 撓擾益明矣馬或奔
 踈而致千里師古曰踈踈也奔踈者乘之即奔立則踈
 人也念孫案師古分奔踈為二義非也踈亦奔也踈之

言馳奔踈猶奔馳耳說文曰越踈也越字或作踈史記
 張儀傳揆前踈後索隱曰言馬之走勢疾也淮南脩務
 篇墨子跌踈而趨千里高注曰跌疾行也踈趨走也踈
 與踈同是疾行謂之踈也馬行疾則能致遠故曰馬或
 奔踈而致千里馬行疾則恐有覆車之患故下文曰泛
 駕之馬亦在御之而已若訓踈為踈則與下文都不相
 涉矣勞俸則曰勞者恤其勤勞俸者以恩招俸宣紀今膠
 來不怠流民自占八百餘口師古曰勞來者言慰勉而
 招延之也又平當傳使行流民幽州舉奏刺史二千石
 勞俸有意者師古曰勞俸謂勸勉也勞者恤其勤勞俸
 者以恩招俸之念孫案勞來雙聲字來亦勞也字本作
 勸說文曰勸勞勸也經史通作來又作俸勞來二字有
 訓為勸勉者有訓為恩勤者孟子滕文公篇曰勞之來
 之成帝紀曰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冀遂傳曰
 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此皆訓為勸勉者也爾雅曰
 勞來勤也小雅大東篇職勞不來毛傳曰來勤也正義
 曰以不被勞來為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杜以勤歸即
 是勞來也鴻雁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
 定安集之此皆訓為恩勤者也宣紀之勞來對下文流

民八百餘口而言平當傳之勞俸亦承上文行流民而
言皆是恩勤之義師古訓為勸勉已失其指又以俸為
招徠而分勞俸為
二義愈失之矣
陵夷則曰若邱陵之漸平
成紀帝王
陵夷師古曰陵邱陵也夷平也言其積替若邱陵之漸
平也又曰陵遲亦言如邱陵之透遲稍卑下也他皆類
此念孫案師古以陵為邱陵非也陵與夷皆平也文選
長楊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四平日陵是邱陵之陵
本取陵夷之義非陵夷之取義於邱陵也史記高祖功
臣侯年表曰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
微也陵夷衰微四字平列陵夷不可謂如陵之夷猶衰
微不可謂如衰之微也陵夷之為陵遲猶透夷之為透
遲故王肅家語注曰陵遲猶透故能高透蛇陵遲相對為文
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透蛇陵遲相對為文
陵遲不可謂如陵之遲猶透蛇不可謂如透之蛇也又
案說文凌凌也其字作凌不作陵則非邱陵之陵益
明矣
儀表則曰為禮儀之表率或曰有儀形可表明者
云為宗室儀表酷吏傳贊云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念孫
案立木以示人謂之儀又謂之表說文儀榦也從木義

聲經傳通作儀故爾雅云儀榦也呂氏春秋慎小篇注
云表柱也故德行足以率人者亦謂之儀表緇衣曰上
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鄭注言民之從君
如景逐表荀子君道篇曰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儀
即表也管子形勢解篇曰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
者尊卑之儀表也淮南主術篇曰言為文章行為儀表
文六年左傳曰陳之藝極引之表儀或言儀表或言表
儀其義一也師古注哀紀則云言為禮儀之表率注酷
吏傳則云謂有儀形可表明者望文生義而注各不同
皆由不知儀表之同為立木又不知儀為儀之俗字故
也
狙詐則曰狙伺也
諸侯王表秦據執勝之地騁狙詐
之兵應劭曰狙伺也因伺隙出
兵也狙音若狙念孫案應分狙詐為二義非也狙詐疊
韻字狙亦詐也荀子大略篇藍直路作似知而非楊倌
注引趙蕤注長短經知人篇曰姐者類智而非智直姐
竝與狙同狙詐者有似於智故曰藍直路作似知而非
作即詐字也月令曰母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鄭注曰
今月令作為詐偽是也敘傳曰吳孫狙詐申商酷烈
狙詐同義酷烈同
囹圄則曰囹獄也囹守也
禮樂志囹
義是其明證矣

十餘年師古曰固獄也固守也念孫案師古分固圍為
二義非也鄭注月令曰固圍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
矣然則固圍為獄名而又取禁守之義不得訓固為獄
訓固為守也固之言令固皆禁守之義或但謂之固晏子
雅曰令敵禁也固圍皆禁守之義或但謂之固晏子
春秋諫篇曰拘者滿圍怨者滿朝是也月令正義引蔡
邕章句曰固牢也固止也所以止出入釋名曰固領也
固禦也領錄囚徒禁禦之也皆誤分固圍為二義又案
說文曰固獄也又曰固圍所以拘罪人是說文固圍字
本作圍說文又曰圍守之也此自訓圍為守非謂固圍
也師古曰固獄也圍守之也蓋用說文而未考其實
則曰大率無小計慮辜權則曰辜固也權專也謂規固
販鬻專略其利或曰言已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
揚摧則曰揚舉也摧引也舉而引之陳其趣也刑法志
里提封萬井蘇林曰提音祗陳畱人謂舉田為祗李奇
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提讀如本

字蘇音非也說者或以為積土為封謂之堤封既改文
字又失義也念孫案諸說皆非也廣雅曰堤封都凡也
都凡者猶今人言大凡諸凡也堤與提古字通都凡與
提封一聲之轉皆是大數之名提封萬井猶言通共萬
井耳會貨志曰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地理志曰提封
田一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匡衡傳曰
樂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王莽傳曰於是遂營長
安城南提封百頃義竝與此同若訓提為舉訓封為四
封而云舉封若干井舉封若干頃則甚為不詞又東方
朔傳曰迺使大中大夫吾邱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
人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
賈直亦謂舉籍其頃畝之大數及其賈直耳若云舉封
頃畝則尤為不詞且上言舉籍下不當復言舉封以此
知諸說之皆非也提廣雅作堤蘇林音祗曹憲音時集
韻音常支切字作隄引廣雅隄封都凡也李善本文選
而都賦提封五萬五臣本及後漢書班固傳竝作隄封
提封為都凡之轉其字又通作堤隄則亦可讀為都奚
反凡假借之字依聲託事本無定體古今異讀未可執
一師古以蘇林音祗為非匡謬正俗又謂提封之提不
當作隄字且不當讀為都奚反皆執一之論也○會貨

志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大氏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無字或作亾趙充國傳也慮萬二千師古曰亾慮大計也念孫案師古以無慮為大計是也而又云無小計慮則是以無為有無之慮若閭溥沚志浩浩洋洋慮彈為河渠書慮作閭宣讀若閭溥沚志浩浩洋洋慮彈為河渠書慮作閭宣廣雅曰無慮都凡也高誘注淮南倣真篇曰無慮大數名也周髀算經無慮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趙爽曰無慮者粗計也後漢書光武紀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李賢曰謂園陵都凡制度也是無慮為都凡之名非無小計慮之謂也無慮或但謂之慮荀子議兵篇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而已矣揚倛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為天子自為者師古亦都凡之意也鄭注曰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之無慮禮運曰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鄭注曰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矣大略也正義乃云謂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失其指矣宣十一年左傳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杜注曰慮事

無慮計功無慮計功猶言約略計功也正義乃云城築之事無則慮之訖則計功愈失之矣○陳萬年傳沒入辜權財物師古曰辜罪也辜專固也翟方進傳多辜權為姦利者師古曰辜專也辜權者言已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異念孫案辜權或作辜較又作嫖權一切經音義二十引漢書音義曰辜固也較專也謂規固販鬻專略其利分辜權為二義已失之迂師古乃訓辜為罪訓權為專又云已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異則其辜滋甚今案辜權雙聲字也廣雅曰嫖權都凡也故總括財利謂之辜權略陳指趣亦謂之辜權孝經蓋天子之孝也孔傳曰蓋者辜較之辭劉炫曰辜權一較猶槩也道既廣此纔舉其大略也梗槩與辜權一聲之轉分言水曰權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權獨取利也王莽傳曰豪吏獨民辜而權之廣雅曰嫖權也今辜權二字分而言之亦都凡之意也敘傳揚權也今監世盈虛述會貨志第四師古曰揚舉也推引也揚推者舉而引之陳其趣也念孫案揚推猶舉權也廣雅曰揚推謂也上文曰略存大綱以統舊文述禮樂志第二下文

曰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皆是此意莊子
徐無鬼篇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淮南倣真篇作物豈
可謂無大揚推乎高誘注曰揚推粗略法度也然則大揚推者
子釋文引許慎注曰揚推粗略法度也然則大揚推者
猶言大略也左思蜀都賦請為左右揚推而陳之劉逵
注曰韓非有揚推篇班固曰揚推古今其義一也然則
揚推而陳之以起失謬較與推同或謂之大較史記律書
略舉揚較以起失謬較與推同或謂之大較史記律書
世儒聞於大較索隱曰較音角大較猶大略耳或但謂
之較文選養生論較而論之李善音角較而論之猶言
約而論之耳提封無慮幸推揚推皆
大數之名故廣雅通訓為都凡也
或曰尋就也郊祀志上始巡幸郡縣寢尋於泰山矣鄭
氏曰尋用也晉灼曰寢尋遂往之意也師
古曰二說皆非也寢漸也尋就也史記孝武紀作侵尋
索隱曰侵尋即浸淫也故晉灼云遂往之意也小顏云
浸淫漸染之意蓋尋淫聲相近假
僭用耳念孫案晉及司馬說是
之也耳目淮南王安傳營惑百姓師古竝曰營謂回繞

之也念孫案師古訓營為回繞則分營與惑為二義失
其指矣今案營亦惑也營惑即營惑字本作營說文曰
營惑也從目榮省聲玉篇唯并胡亭二切字或作營通
作營又通作榮高誘注呂氏春秋尊師篇及淮南原道
篇竝曰營惑也否象傳不可榮以祿虞翻本榮作營謂
不可惑以祿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臨之以貨色而
不可營莊子人間世篇而目將榮之向崔本榮作營准
南齊俗篇曰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惑營猶營惑也史
記孔子世家匹夫而榮惑諸侯司馬貞本作營惑漢書
吳王濞傳淮南王安傳之營惑史記竝作營惑則營非
回繞之義明矣餘見前
營亂富貴之耳目條下感槩則曰感念局狹為小節槩
季布欒布傳贊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師古曰感槩
謂感念局狹為小節槩游俠傳少時陰賊感槩不快意
所殺甚眾師古曰感槩者感意氣而立節槩也念孫案
師古以槩為節槩則感槩二字義不相屬故必加數字
以曲成其說也今案感槩而自殺史記作感槩而自殺
感槩不快意史記作感槩不快意是感槩即感槩也感槩
之為感槩猶慨然之為槩然也又案感槩不快意當作一
也我獨何能無槩然是也

讀感槩即不使意之貌也師古
 斷少時陰賊感槩為句尤非
 驚悟魁岸則曰岸者有廉棧如崖岸
 張陳王周傳贊其貌魁梧則曰梧者言其可
 曰魁梧即虛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悟師古曰魁大
 貌也悟者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為吾非也念孫案師古
 以梧為驚悟則義與魁大不相屬故又加一可字以增
 成其義其失也鑿矣今案魁梧皆大也梧之言吳也方
 言曰吳大也後漢書臧洪傳洪體貌魁梧李賢曰梧音
 吾蓋舊有此讀魁梧奇偉四字平列魁與梧同義奇與
 偉同義應劭以魁梧為邱虛壯大之意是也又江充傳
 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棧如
 屋岸之形念孫案傳言魁岸不言魁大也岸者有廉棧如
 今案魁岸者高大之貌小爾雅曰岸高也廣雅曰魁岸
 雄傑也魁岸猶大之貌也岸高也廣雅曰魁岸
 魁梧語之轉耳雷落則曰雷謂遲雷落謂墜落霍去病
 將常雷落不耦師古曰雷謂遲雷落謂墜落故不諧耦
 而無功也念孫案雷落即不耦之意耦之言遇也言無
 所遇合也故史記作雷落不遇雷落者牢落也陸機文
 賦心牢落而無偶是牢落即無偶之意易林比之否曰

失意懷憂如幽狴牢明夷之旅曰膠目啟牢振冠無憂
 妬之大壯曰羊補牢母損於憂釋名釋衣服曰雷幕
 雷牢也幕絡也言牢絡在衣表也是牢字古讀若雷故
 牢落通作雷落今人言流落義亦相近也雷落雙聲字
 不得分為兩義雷落與狼戾則曰狼性貪戾嚴助傳今
 不耦亦不得分為兩義狼戾則曰狼性貪戾嚴助傳今
 戾不仁師古曰狼性貪戾凡言狼戾者謂貪而戾念孫
 案師古以狼為豺狼之狼非也狼亦戾也戾字或作豸
 廣雅曰狼戾戾也又曰狼戾戾也秦國之俗貪狼戾戾
 曰趙王狼戾無親淮南要略曰秦國之俗貪狼戾戾
 狼皆兩字平列非謂如狼之戾如狼之貪也文選洞簫
 賦貪饕者聽之而廉隅狼戾者聞之而不慙長笛賦氣
 噴勃以布覆仁時蹠以狼戾貪饕布覆狼戾亦皆兩字
 平列惟吳都賦曰料其虓勇則鵬悍狼戾狼戾與鵬悍
 相對則始誤以狼為豺狼之狼矣不知狼戾乃雙聲之
 字不可分為二義若必謂如狼之戾則樂歲粒米狼戾
 又將何奧溲則曰蔽奧溲汗不章顯也王褒傳聖主得
 說乎奧溲而升本朝張晏曰奧幽也溲狎也汗也言蔽奧溲
 汗不章顯也文選注引如淳曰奧音郁念孫案張訓奧

為幽則誤分奧潔為二義如音郁是也奧者濁也言去卑辱汗濁之中而升於朝廷也班固典引有沈而奧有浮而清蔡邕曰奧濁也廣雅澳尉薦則曰安尉而薦達濁也曹憲音於六反澳與奧同尉薦則曰安尉而薦達之胡建傳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師古曰尉者自上甚備如淳曰尉亦薦藉也趙廣漢傳其尉薦待遇吏殷勤之念孫案如說亦是也薦藉一聲之轉尉薦猶尉藉耳何奴傳尉薦撫循漢紀作尉藉是其證尉與尉通若以薦為舉薦則上與尉字不相比附下與甚得其心及殷勤甚備之文皆 醞藉則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薛廣德傳為人溫雅有醞藉服虔曰寬博有餘也師古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匡張孔馬傳贊其醞藉可也師古說與薛廣德傳同醞吏傳義縱治敢往少注醞吏傳是也溫藉者含蓄有餘之意或作醞藉又作瀘藉不必分醞為醞釀藉為薦藉也小雅小宛篇飲酒溫克鄭箋曰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禮器故禮有攢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鄭注曰皆為溫藉重禮也

含蓄謂之溫藉故和柔亦謂之溫藉內則柔驚鄂則曰色以溫之鄭注曰溫藉也轉之則為慰藉矣 鄂者阻礙不依順 霍光傳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念孫案鄂亦驚也若以為阻礙不依順則上與驚字不相比附下與失色二字不相連屬矣廣雅曰愕驚也燕策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今人猶曰驚愕曰愕然豈阻礙不依順之謂乎 凡若此者皆取同義之字而彊為區別求之愈淡失之愈遠所謂大道以多岐亾羊者也

漢書弟十六

